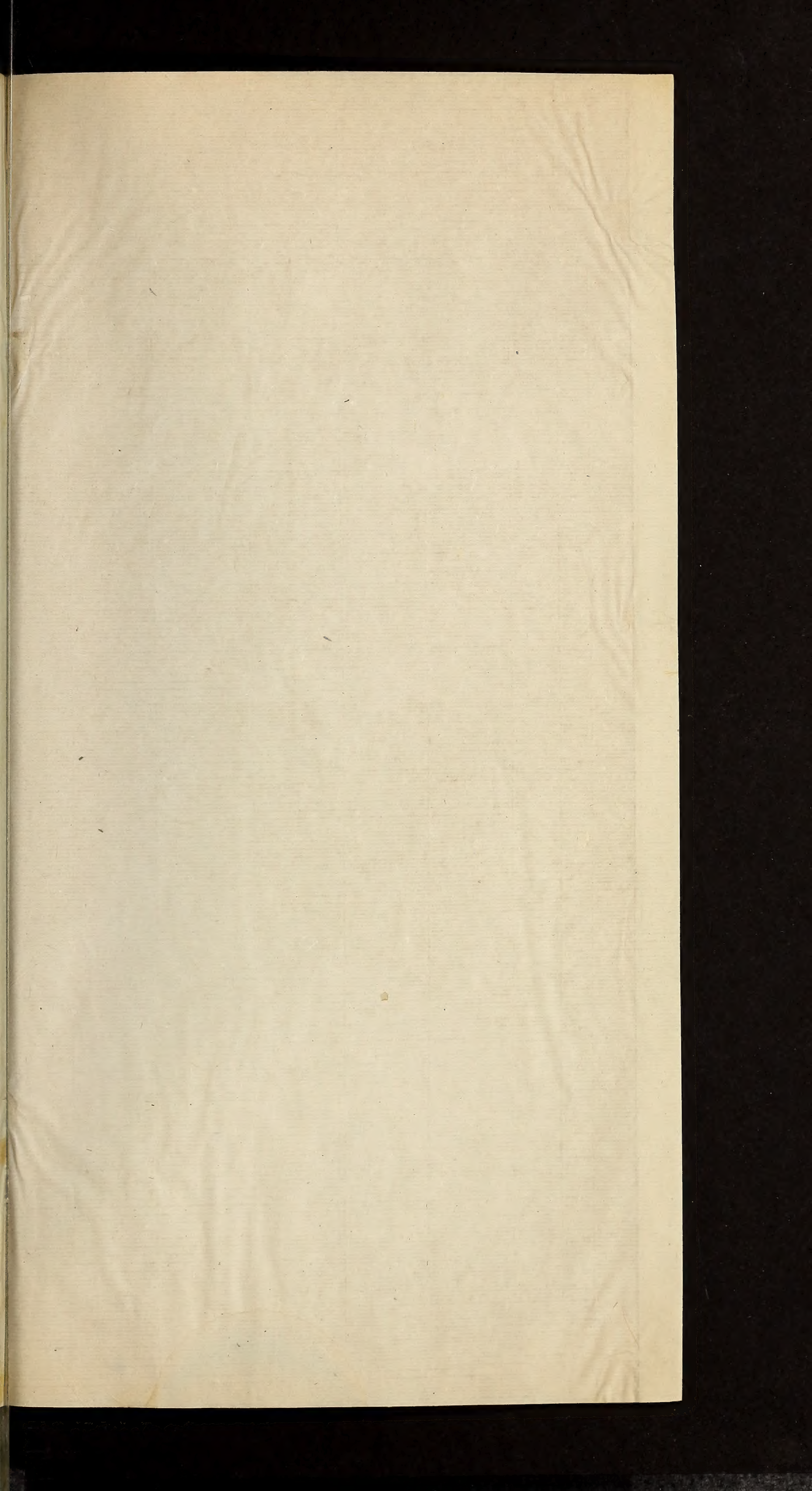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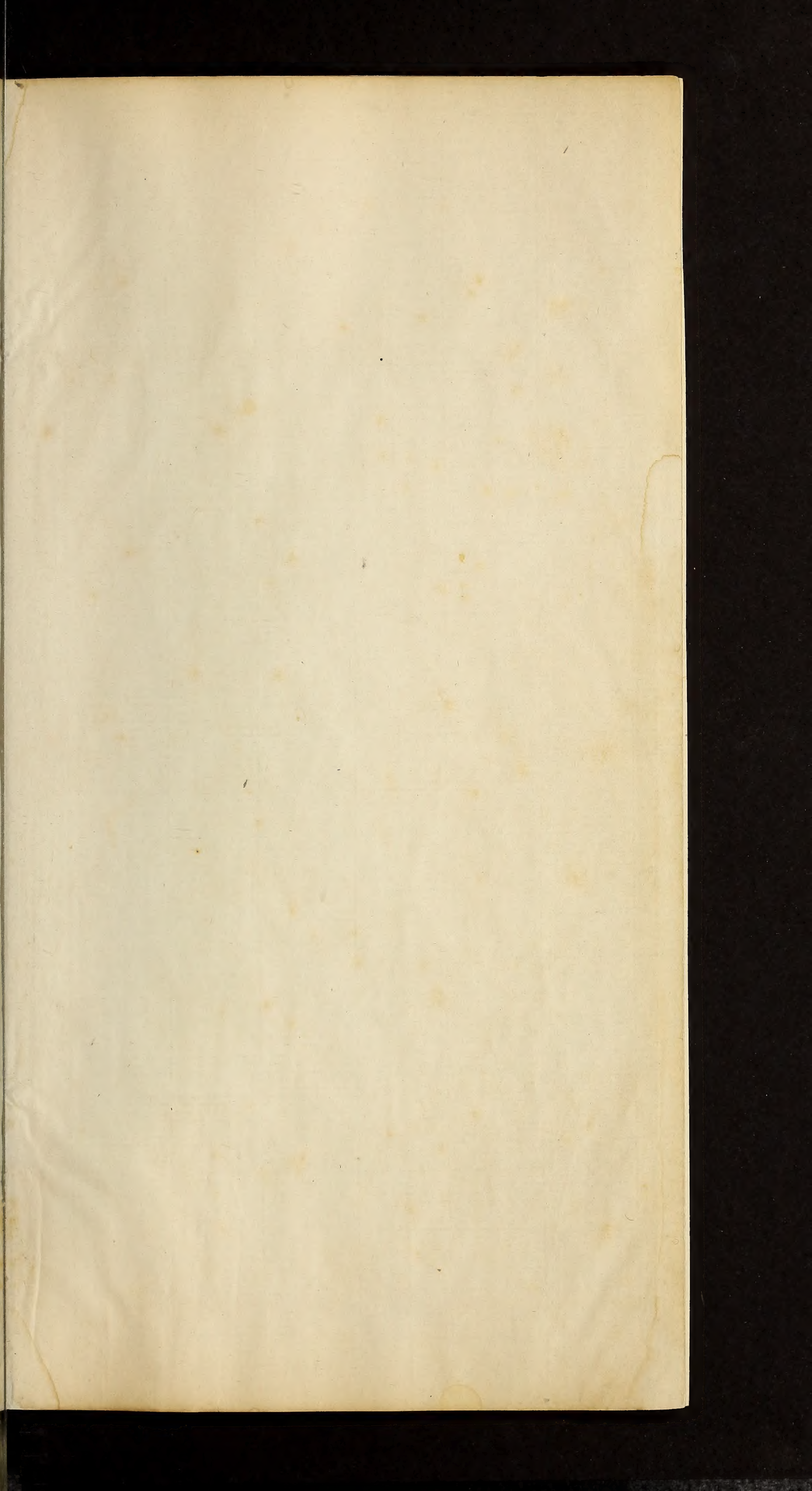

冊 3
卷 4-5







人物列傳叙

傳人物者謂其忠孝節烈勳業文章足以為世警勸而傳之也今之傳者則不然爵秩封蔭年歲邱墓子姓瑣〻者甚不倫書叙事則鋪排

揚揄史人所絕無之善必濫
加之噫是特飾為觀美者然
已不足為美而其人本然之
善於是乎晦夫古之良史其記
事直而辭簡而不汙雖於帝王
將相豪傑賢人所甚不過數

事為稱人者必舉其尤以見異狀於其人豈所蒙而後之人可以得所觀感予著列傳祈牒而乞者纍纍強芟夷冗碎存什一於千百雖以概其人不敢徵言也其有人與事足

垂世而翼教者則多方以為之徵義夫前賢行狀載正史者撮要書之照前賢以為贊也夫贊前賢且不可況近代哉

人物列傳目次

廬江王正茂纂著　受業太谷杜昌炎
陽城李　詣　仝訂

王卓王顏列傳
張元素柳楚賢列傳
裴寂傳
羅道琮柳冲列傳
唐太傅董晉傳
薛謇傳

唐太子太保范希朝傳
唐兵部侍郎司空圖傳
劉綜麻秉彝列傳
陳仲謙傳 賡 庚 賡 元凱 棨祖附
張繼祖傳
謝天吉傳 陟 誥 欽命 化鯉 延祐 延馨 延祉 子公 敦懿 敦臨 功肅附
明監察御史郭祥傳
明按察僉事姚昌祚傳
樊珪楊應薦列傳

王焯傳
王光宇傳
衛鈿衛鈞衛鏻列傳
荆州土荆養喬列傳爾植爾梴祚永爲揖位恕爲攉附
姚維新姚昌籙列傳
李棲鳳李棲鵬列傳世振世懋越附
樊文煥韓啟泰列傳
王鼎新楊教列傳
吕雲藻傳

王恭先傳
謝陳常姚湑列傳
姚可棟傳
焦端張維鼎列傳
申明王錫光列傳　劉煥高　張所聚　荆樹晉　郭復擭附
胡養熊樊九敉列傳　胡溫　荆德志　張永陞　郭大拓附
劉養德李世昌列傳
胡潭胡沚列傳　李復唐　韓啟芳附
麻華李純夫王桂列傳

房居士傳
王畏佐謝廷輔列傳王福壽以下九人附
王福王寅列傳
王賜級張茂天列傳
王世隆閆永和荆文貞列傳
傳大學傳
張大經傳楊喬南附
明兵部武庫司郎中成德傳

王卓王顏列傳

王卓字世盛太原人繼父乇爲河東太守歷官魏晉時遭劉石亂阻歸遂塟於邑之觧城西其裔孫顏以唐進士終虢州刺史博洽多聞尤明世系嘗嘆大道隐子孫失序以王氏爲平王孫赤之後於臨立太原鄉後嗣稱盛夫俗之澆也有歷數世而忘其祖者矣有伯叔昆季弔喪問疾而不相及者矣顏能封墓聮鄉敦古者敬宗收族之誼其務本者哉抑聞顏晚歲棄官習靜浸淫元學豈信然耶予嘗至中條故老云

有王顔静院烏

張玄素柳楚賢列傳

張玄素虞人隋景城户曹竇建德俘城將殺之衆泣請乃釋官之辭隋亡臣夏嗣臣唐諫治洛陽宮繩太子高宗時老

柳楚賢隋令也説通守堯君素降唐不從乃奔仕唐使突厥不納贈進都督

論曰張敢諫柳亦能惜二節義可逃哉

裴寂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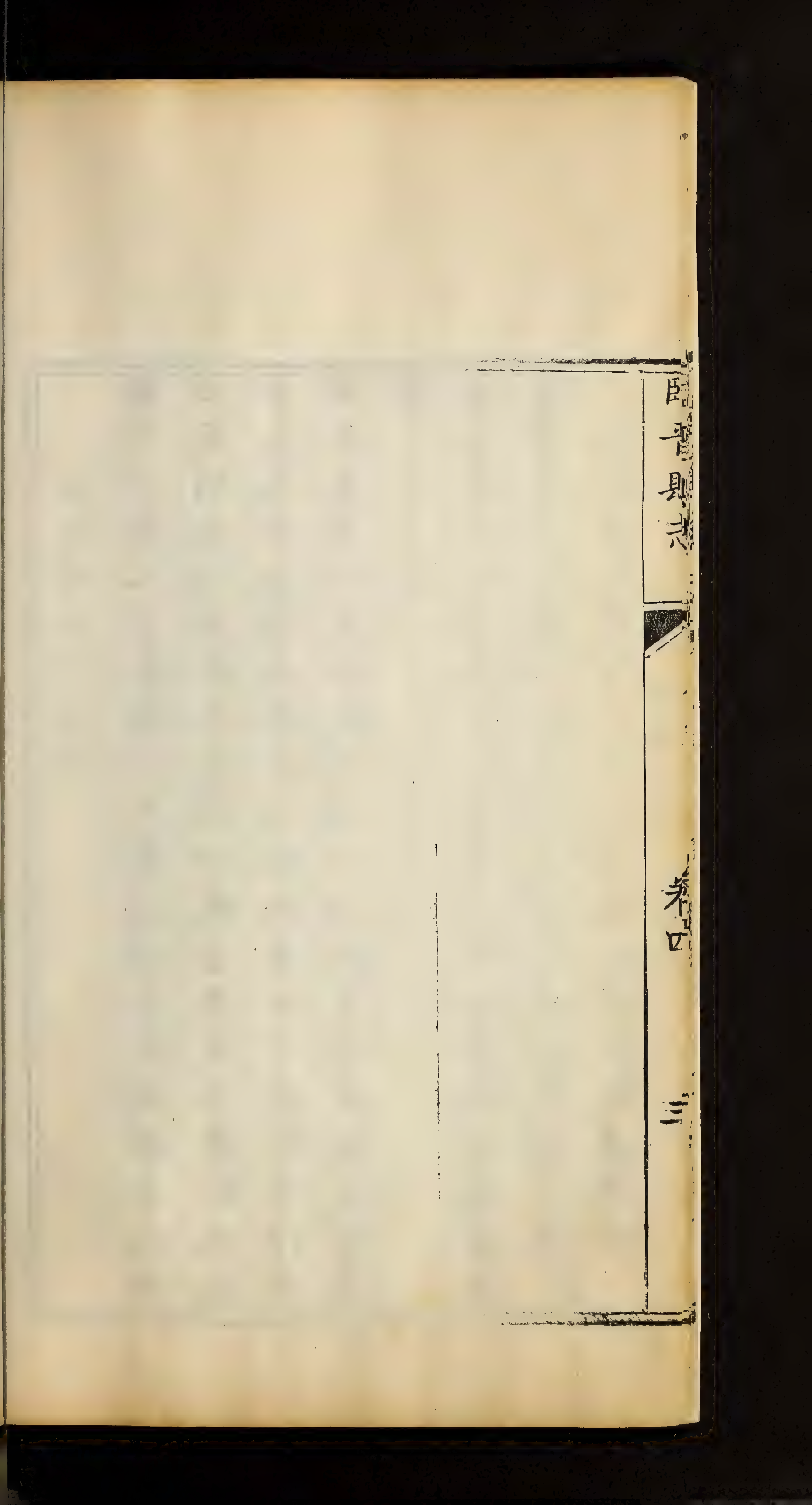
裴寂隋侍御也兼晉陽宮副監與唐公結蒱酒契隋禪寂陳符命督太常具儀唐公曰使我至此者公也拜司空貞觀時卒嘉舊勞贈秩

羅道琮柳冲列傳

羅道琮虞人貞觀時以上書流嶺表有同流者病訣曰死固宜恨異壤耳道琮曰我若生還不棄卿也訖卒瘞而去歲餘赦還求所瘞漲漫不可得琮望洋而哭水忽沸洒獲𩨨載歸琮以明經官博士能文有義烈

柳冲虞人性嗜學多所貫通以主簿安撫淮南賜男爵官至左散騎常侍脩國史纂姓系錄儒林重焉

論曰多文為富二子以之羅於君友間其庶乎



唐太傅董晉傳

董太傅事詳唐史昌黎復為之狀予曷傳取行狀節存之即以傳也太傅名晉字渾成以明經官翰林歷祠部郎中代宗時副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回紇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爲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對視晉晉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爲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

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寗而蓄馬蕃者非我誰
使之於是皆環拜曰不敢復有意大國晉自回紇歸
未嘗言其事朱泚之亂宣慰恒州朱滔以回紇助亂
晉與滔戰破走之還河中李懷光反晉知其與泚合
也造而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
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
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
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
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

之怨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
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
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
將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
光命喜且泣晉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有將
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命拜且泣晉亦泣故懷光
卒不與泚合晉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
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其
為相也凡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

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謂曰宰相繫天下安危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初晉作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賓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常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晉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其為汴州刺史節度也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之懼或勸其止以待有自汴出者言於晉曰不可入晉不

對遂行明日鄧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懽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劉元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元佐子士寧遂自為其將李萬榮亦逐士寧自為故萬榮麾將惟恭亦有志以晉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晉所為以告曰無為惟恭喜知其不害已也遂委心焉進見晉者退皆曰仁人也聞晉言者皆曰仁人也太和以來汴士卒驕不可制刺史節度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

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皆罷之於是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鳥來巢嘉瓜同蔕聯寔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懷有所疑輙使来問有交惡者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遂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其将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為知人晉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謟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

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子四人皆仕唐稱善

士有學行

賛曰温良愿愨既䜛然其可親危言正色則又凛

然大節之能伸其有得於中庸者也君子人歟古

之人



薛謇傳

薛謇唐邠州刺史寶胥之曾孫龍門侯繪之孫大理丞承矩之子也以崇文生歷仕至福建都團練觀察使閩有負海之饒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與華言不通謇無戎索治之民咸悅初謇為御史裏行充水運使發粟餽軍無乏省費以萬計盖能者也

唐太子太保范希朝傳

范希朝字致君虞人為邠寧軍别將歷節度使以左龍武統軍太子太保致仕在振武時部有肆掠者宵剥闔希朝度要害置屯保嚴邏斥雖草竊殺無赦人憚之邊帥效駞馬皆不納帝命率師討王承宗能持重挫之宗敗當時諸鎮不朝自述職者希朝而已

論曰唐衰希朝為良將招沙陀戰必克唐於時稍振當世比之趙營平有以哉

唐兵部侍郎司空圖傳

自明令丁守中纂王官圖集於是司空表聖之名益爲臨人所飫予欲詳核其蹟史傳多有之茲特論其大者曰士君子貴用世耳豈高隱槪哉亦既受祿有年矣覯閔既多遂卭園以自閟不矯而恝乎雖然無道與易聖人之大也賢則宜於隱矣況以孤臣遭背憎猶復與齷齪者俯仰以相於何忍而爲此也司空圖字表聖號貽溪又號耐辱居士以唐進士歷兵部侍郎當僖懿間朝綱日替閹寺擅權設使見幾不作

藉口匡時謂能與鄭王楊李諸人絜乎抑汶汶而目與敬暄令孜昵也昭宗末造全忠逆謀已著柳璨黨之表聖以若進若退之身處不惠不夷之列墮笏見遺嘉遯貞吉全身盡年之道其庶幾矣迨賊温聘至餓死王官首陽抗跡唐史所謂真丈夫者洵矣哉

劉綜麻秉彝列傳

劉綜字居正宋進士虞鄉人有鍊才歷官陝西轉運副使時靈州孤危議棄之綜爭之力復上鎮戎軍屯田策多可採兩河用兵政如棼絲綜承乏庀漕漕治歷知孟州開封皆以最聞

麻秉彝字仲常金進士少聰悟嗜詩世傳貽溪集似小杜初為西京市令革弊政伏豪強遷大興推官能弭盜時嚴火禁有弁持石燧擒賀後衷以帛送勘彝曰帛也役烏有廡得弁子衣帛同誣雪調岳陽令洪

趙二邑爭渠久而無成秉彝攝理民礱石紀其事擢
右三部司正令史折獄多平反時夏人以賜馬貿物
歲為常彝曰非體也禁之卒贈朝請大夫爵以男子
邦憲邦寧皆仕

陳仲謙傳

虞庚唐　元凱　榮祖附

陳仲謙字受卿慥之昆孫揮之後也父克基天德進士為國子監丞仲謙生而穎異少受賦學於其父㟍㟍同輩中稱者謂其得子雲之似遭家難未能卒業以父蔭繫供奉班四歷榷酤自以不得行其志鬱鬱為莞庫士時欲輕去遠引為高貞祐擒兵棄還鄉里南渡河愛永寧山水之勝將終身焉時方多難士皆避蒐踰两季不赴選調者則有重譴不得已謁選金門朝議以仲謙有心計乃授三白渠規措使方仲謙

少時置家事不問米盐簿書開目不顧視乃自歷榷酤後以課最授管勾復以起補授規措所司皆錙銖尋丈輕重長短之數用違其材自昔如此可勝嘆哉仲謙之為規措也憤渠堰墊淤監卒以空籍縻廪食行視塞門釐去奸弊以淪以疏公私皆賴其利豈所謂大事不模糊者耶俄以薦剡辟京城監支納仲謙曰此非吾所勝也意鞅鞅不自適乃移疾歸歸時則與高人韻士如賈損之薛曼卿輩日相來往飲酒懽呼賦詩角逐以為笑樂洛西盛集此一時也仲謙天

性冲和遇朋交不動聲色如氣息奄奄人而材技絶
倫篚篋自飭在三白時業戶餽萊茹必却之工隸草
得魏晉人遺意至於陰陽星緯方技之學靡不淹貫
晚學華嚴經浸淫佛老盖生平浮雲世事故流弊至
此其爵秩封贈年齒世系有元好問之墓誌在其子
孫寶之仲謙長子賡以明經歷官叅議次子庚平陽
路提舉學校五子膺以明經拜東平路勸農使皆能
持丰裁耽典籍有其父風賡庚尤長於詩大同教授
房祺纂河汾諸老集二子皆入選膺子元凱以明經

歷官浙東廉訪使性英毅以名節自砥事親亦以孝聞仲謙裔孫有陳榮祖者明洪武舉人歷四令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在濟源為宦室所搆幾危卒以治行得免榮祖之官騎黑驢行比免官復騎驢歸世稱黑驢陳家夫陳氏以文學世其家可稱者多矣而世俗好為新奇纖俚語競相傳播此不知大雅者也

張繼祖傳

張繼祖金舉進士第一官至保靜軍節度觀察副使嗣世無顯者尚有年有幹於兹五百載無廢祀庠生張曰珠以文釆受知於予不忘其祖請傳予問之曰爾祖有事行可考乎曰無有文藝可徵乎曰無然則曷傳曰生之族譜載繼祖父子皆死於義蓋金元兵革之際不恤其身以赴難迄今人無知者予曰卓矣哉斯足以傳矣而臨之艷稱繼祖者類以科第官階轉相稱述絕不言其死義事噫科第官階之見重此

義之所以不著也

謝天吉傳 陟 延祉 誥 子公 欽命 敦懿 化鯉 敦臨 延祐 功肅附 廷騤

元昭勇大將軍鎮邊元帥謝天吉字鍾祥曾孰蒲政蒲人德之每入覲朝廷賜金甲彤弓良馬貂裘銀笏謂其鎮撫有功不負國家委托當金之末造氛惡四起民皆逃難河南轉死勞罷不有家室天吉招流亡奠田宅歸而從之者數千人曰謝帥仁也歲凶人相食多爲之方以時賑恤民得更生及往河朔編流民入版籍各隸其里是時羣帥肆虐罔念仳離有歸則執麾下廝僕事終身不得托天吉獨否故歸他酋長

者皆曰吾不幸不歸謝帥也初遭上官徵發民錢禍以燼吉悽然曰民憊矣我何以家為乃盡輸其器用財賄於官民無恙不數年又括黃金百餘觔悉索不能供吉曰計無復之有死而已乃徉自投於河使家人迺精而返吏民夾道墻觀兒童婦女皆泣下哀聲動遠邇於是括金之令得息嗚呼河中當關河戎馬之衝春秋秦漢之戰場於今在在可指每雲陰晝晦雨過風淒天地為愁鬼神掩泣不謂運厄金元征繕兵戈之慘乃數倍於古也當天吉徉死時府僚故吏

無所倚藉或曰帥猶在向之死僞也或曰吾向見其殯其從者號哭擗踊似有喪氣者或曰謝帥慕之哭也緊從者亦悲謝帥悲民之心而悲且哭也於是相謁於所隐流涕崩首請復視事吉故心愛人不忍違衆請漫應之衆皆喜然而元政日弛民生日蹙吉亦無可如何乃一混於酒頹然自放晚年酣飲萬固精舍歸卒於家麻貽溪為之銘曰始以武起而得其位而曰得之其難其致千年一靈萬古一驚孰云一醉而不可醒子陟能克家知保德州事厥後子姓熾減

為臨巨室謂非昭勇將軍恤民之餘慶哉太學生誥
者陟之裔也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子欽命亦有之詩
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其是之謂乎
化鯉欽命從子為榆林衛教授逆闖渡河栁化楠受
偽職為令括餉三千金鯉率其子延祐延馨延祉逃
匿延祐妻歸寧邏者獲之延祐曰我父子兄弟無恙
婦人姑置之矣延馨奮然曰吾輩生而嫂死不靦顏
人世間耶奔而爭於化楠囚之訴於守道竟免餉全
嫂延馨孫名子公庠生能詩字說者謂其宗渭南松

雩

敦懿欽命元孫以進士令玉山玉山有頑民負嵎而堅抗賦役敦懿罙入其阻擒渠魁衆降繼補臨湘令賊孽李来亨郝揺旗盤踞竹屋西山甚熾時以民供軍臨湘徵米豆五百石丁夫如其數戰艦二十艘上官馳羽檄期三日集敦懿有心計咄嗟而辦當事以為能然廹已甚矣繞城鼓譟者累千人敦懿登陴揚言曰呼叛夫衆曰不敢叛惟欲白苦狀丐恤焉否則勢不能活耳敦懿慰戒之曰爾有衆冐寒暑輓芻茭

予翼以于予哀矜爾朝廷其商賚爾爾心未愛爾惟自鞠自苦衆乃悅觧奬軍功推主事未擢以勞卒年同顔短而已弟敦臨少聰悟不好弄親詩書以進士令武陵厭簿書鞅掌觧綬歸以詩文自娯談嬉無異平人名其軒曰兩知義取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或曰鑒其兄之勞疾云

功肅登賢書有文采謫任恤之義里人德之

論曰謝氏自元迄今垂五百年人謂其以仕顯而有隱德焉在今後嗣數祖典請傳予曰有績而載

古也謬次第節存之他繁博者請以持其世

明監察御史郭祥傳

予讀明史至永樂革建文年號未嘗不歎其甚也方黃鐵練諸臣戮其身復逮其屬籍益甚矣然更有甚者凡伏節守義之士身死而褒䘏及之否則親舊知交得頌揚之惟成祖時衆懾於瓜蔓之慘箝口不敢為效死者一言追神宗垂二百年始裒錄焉然什不及一矣明御史郭祥効節建文者也名既不能登正史邑乘所載科名爵秩之外無他毋乃當日諱言易代亦寘寘耶予纂舊乘周庚前賢祥之族姓獻狀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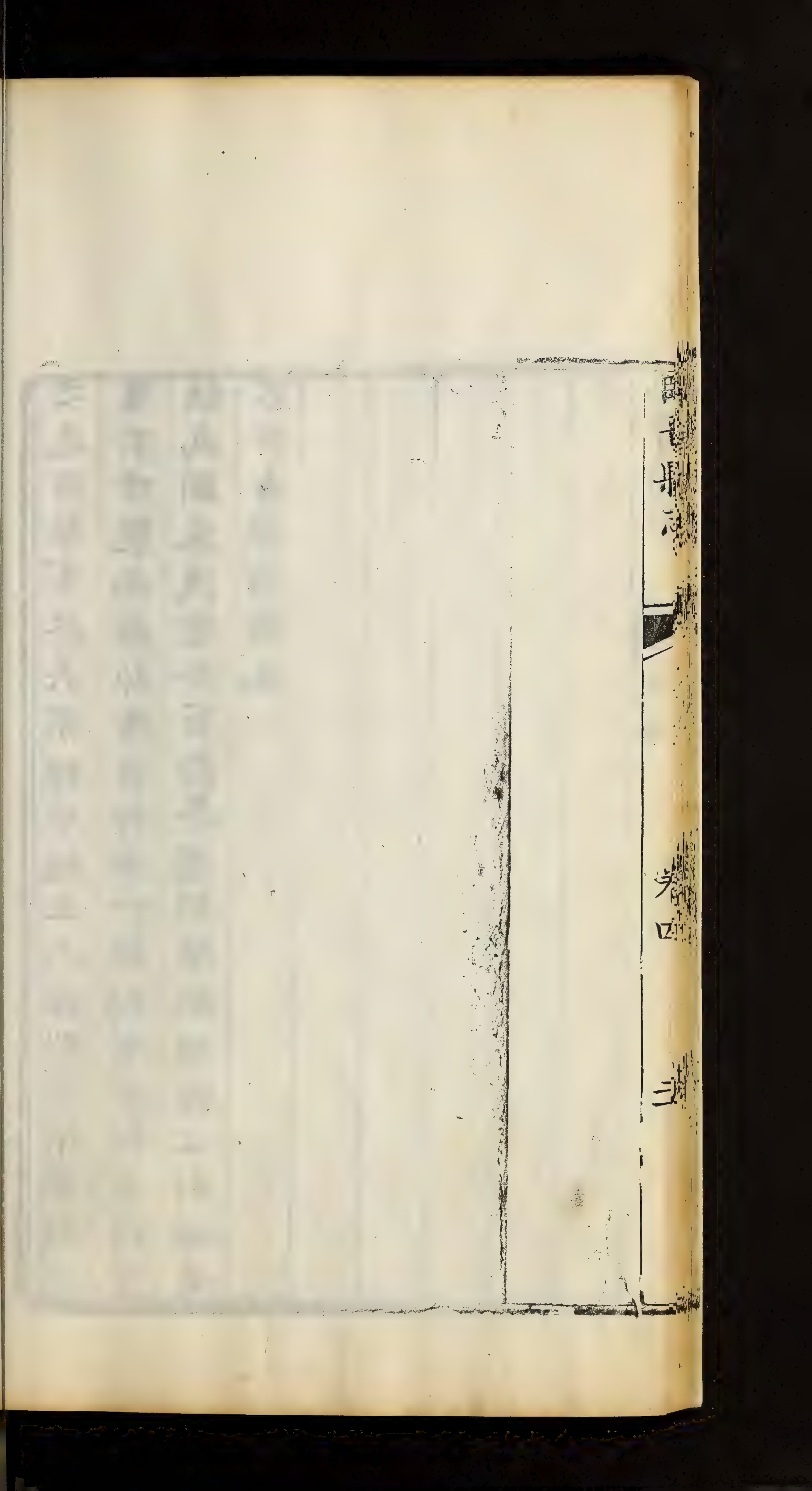
粗述其立朝嚴正不阿劾節建文而已嗚呼人臣以義死衹爭沒世名耳乃記載闕如後嗣並不能詳其顛末遂使孤忠亮節腐草同靡天道如斯恨曷有極然義久而顯名闇而彰郭御史者行事不槩見大節炳矣春秋之義常事不書古之良史於人之千百事僅書其一二以蔽之而如見其人狀祥者一二事耳能使人望古長號仰止流潛不自已忠義之感人若此哉

明按察僉事姚昌祚傳

予不知郭御史之所以死既悲之予知姚僉事之所以死則又悲之僉事名昌祚字仍籍天啟辛卯舉人饒膂力善鎗法屢上春官不第崇禎時令新野調泌陽張献忠掠鄖襄南汝間疊破堅城左良玉次南陽敗之於山西献忠走合羅汝才兵攻下信陽獲左軍旗幟假之倍日併行夜欵泌陽城昌祚素設備賊突至守陴者靡祚乃搏戰而前手刃數十人被創仆舁至北城閉目喘息語不能任其聲献忠勞之曰姚大

爺今日好降我未祚聞賊語以指啟皆目先如炬併足搶地欲跐其面唾曰賊子賊子我死則死耳肯向狗彘求活耶賊殺之子在紳姪在鈞從死事聞贈河南按察僉事蔭一子在宁官生賜祭葬嗚呼昔獻忠由中原轉寇楚蜀間常數十騎薄城下守令率僚佐開門匍匐迎道左愚民震慄喪氣百千羅跪賊次第呼而戮之有土者恐辱偷生若此國勢尚可支哉說者謂懷宗性疑而愎不用忠質之言以嗣昌敗事故至此然吾見傭工村嫗受主人值趨事主人或悞籌

之退有怨言及其家棟宇傾主人壓雖勢不能救未
有不呼號而振踔者昌祚無一旅師奮不顧身持寸
鐵為國家洩忿今百餘年凛然猶生彼傭工村嫗之
不若者誠何物也



樊珪楊應薦列傳

樊珪元大都提舉母思之喪明珪聞踣曰不子何宦告歸舐母目七日明

楊應薦諸生也偉姿貌驍悍獨矜天啟時寇蔓掇擧習弓矢授平陽指揮闖攻陝薦請往權都司督兵揭徽而前自得也揮劍入敵多斬獲逢黄賊作陟水營都司討敵賊賊北

論曰樊珪孝不宦衰肫肫至性應薦多武功亦志於忠者

王焯傳

王焯篤同氣室以内薰然成和由進士為湖口令有徐元長夏廷貲將枉死雪之卒官時語喃喃呼弟不輟弟家居是日晏儵心悸顧影自恐悲愴涕泣不知所云衆恠之逾月焯訃至友愛之以精相召若此

論曰人紀之衰也薄兄弟矣能無間於妻子貨財而終恩義者盖寡焯固足以風哉

王光宇傳

王光宇以進士令博興擢刑部主事雪山東寃獄抗論武定侯郭勛游歷郎中督甘肅餉有劉驛丞坐事被繫鬻女光宇贖歸以金佐之時寇突蘭境裨將兇懼光宇以兵不先定不可以勝敵密名千夫長二指揮二授之曰鹽場會安有二堡焉一東一西我夾道而伏以批其亢彼東則擊西彼西則擊東賊可翹足潰也潰必由狼山山險偪我於高阜填鼓立幟虛猲而恫疑之賊必狼顧吾引勁卒蹂之必獲其重賊至

中伏獲無算裨將讋撫臣以敵愾獻功擢陝西按察僉事分巡隴右飭兵備著威聲清水民馬希真爭產殺妾謀死弟賂買直宇蔽其辜同官怨誣之罷

衛鈿衛鈞衛鏻列傳

明嘉靖時衛氏昆弟登賢書稱三鳳以牧令終鈿令新城擢昌平牧罷鈞令任邑死鏻令肥鄉謝病嗚呼蹇矣哉予問故人曰孝於家直於國忤權貴擠而罷者鈿也性周慎無喜怒色恤民而死其官者鈞也鏻令扶風調肥鄉宅宅田田流亡以復庇賦得用緩宜亦不能希旨權貴納邑而歸者也予曰之三人豈不謀而合歟抑砥名義而偕蔵歟或罷或死或歸貿行之不容若此哉抑又思三人政洽民名薰里九原有

知可以不恨噫歸去来兮柴桑千古矣

荆州土荆養喬列傳 爾植　爾梃　祚永　孫 梓位　如佚　爲權　附

荆世多慷慨直節孝弟文章之士共衍慶也始自中丞州土州土終河南巡撫曾上疏請寬逋賦民德之夫明自嘉靖有清丈之詔凡河濱山麓尺地寸壤無不有賦萬歷一條鞭法行益潰擾煩苛故逋逃半天下使當日封疆大吏合詞諫阻一切賦役之增益者皆寢不行民其庶有瘳乎然而萬歷之敝非特賦稅已也礦稅尤甚聞河南有開礦之令州土愀然疏將上而卒詖此疏竟上神宗或悟而止否則以此獲罪

而諫草長留嶶遺國史豈不日月爭光哉州士性頴異授書襁褓中應聲偲偲爲諸生力於古厭科舉學見坊肆鬻本火之爲文匠心獨運可日試萬言整儀容舉止不失尺寸人謂其有博陸風然與人無町畦雖工商輿隸野夫牧豎待之無疾言遽色初州士以進士觀政司馬克勤無怠令臨朐易田疇以集流亡入拜御史每坐梧下讀名臣奏議時有激發按於吳吳以霪沴薦飢爲發倉廩吳人感其惠唐文獻爲之誌銘備詳其事文獻者吳人也

荆養喬州士子也峭厲不能容物以進士授行人為尚書楊博所重封肅藩郤饋尋拜御史按江南宣城豪戶梅振祚匿人妻賂以買直夫訴之郡坐誣諸生芮永縉等訟之督學熊廷弼蔽罪永縉養喬按寧國賓振祚於理廷弼固有爭氣者也養喬亦悻直凶怒劾廷弼鬻獄專殺請正刑書未及勘養喬歸都御史孫瑋劾其擅去非法至今以振祚事為疑獄爲夫明之衰也非特衷辟不兩立即正人亦各以意氣自豪互訕而不覺其言之過養喬廷弼之事其一端矣養

喬歸後牢關固距以古自娛每讀史至賢奸用舍之際猶復切齒怒罵似欲與古人爭者葺邑志簡直自喜多諷戒寡贊譽目空並世人於同事貴游無私布遇族戚落落然也相知者邀飲敦迫之使麇至置不問僮僕伺候者使勿內近則叱之然性能持廉故人有不愛錢荊御史之稱天崇間台用皆不就曰吾知其入而不能出也故人又謂之癖御史

荊爾植養喬子以進士歷官主事初令滕縣時劇賊張鳳翼剽刼鄉里植捕之逮問賊睥目昂首磨牙厲

吻而前若負固者然鞫之則巡道朱大典旗牌吏也植怒曰巡道旗牌吏可賊乎批之撻之械送大典人曰此非事上禮也植曰此所以為禮也守法之謂禮且吾奉法於上使上得肅其左右其事之不亦謹乎舊志謂大典誣劾爾植予考明史大典屢立戰功闔門死節君子也恐未必如此

荆爾梃養喬次子邑諸生强立有才實如其父風成介懋之来臨也悄悄慘慘瘖瘖瘐瘐親故知交鮮過而問者梃兄弟與介懋舊相識奮然曰士有遇忠臣義士當旅瑣流離而不為之所者非夫也況久要夙

契之人當患難而不致吾情烏乎致吾情若觸時忌遭同禍不恤矣於是為舍於所親楊氏叙舊禮新定館授餐遺芻米具衣屨幄幕器用皆周謂介懋曰我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介懋遂以淹每與介懋談論輒忘寢食其所談大抵皆古今大義及時事之不當意者迨介懋起官以甲申殉難樞聞而大慟輓以詩其詞悲壯淋漓不可卒讀遂乃無意人間赴宣聖廟仰首長號投儒冠於地佯狂麴蘖間湫戾死

荊祚永州土孫成喬子崇禎進士歷三令在密雲有

守城功授禮科給事中終户科都給事中時閹黨唐世濟貧緣起用祚永疏曰濟變需才衡才先品未有輿論不齒斧鉞必加如逆棻諸人尚能為國家倚緩急者上善其言而止方懷宗時敵鋒四出鎮將皆嬰城相望有延敵者有避敵者有縱敵者有借敵以自重者晉之封疆由平遠而朔由朔而代由代而忻所至如入無人之境二鎮王朴尤宏勳木偶人也敵至縮頸股栗而已祚永有慟於中指而劾之帝意雖不開悟而邊帥皆警君子曰祚永古之遺直也子為楫

邑庠生揆中書能振竆之孫位邑庠生能歸遺金曾
孫如岱膺鄉薦有學行為權者祚永從子也亦以敦
厚著聞鄉里

論曰荆氏膺選舉而登貴仕有名於當時者數世
矣今雖稍替彬彬文學者不鮮焉庶幾溯源於其
高曾而有所興起乎

姚維新姚昌籙列傳

姚維新以舉人爲廣宗令擢深州守民祠祀之廣宗近畿虛邑也有地曰潘城瘠而窪汙萊久矣維新集無業甿謂曰斯石田也歟哉吾將沃衍之乃授之畝爲之田舍廬廡給之辟牒錢趙不數年而窪者靨瘠者腴深州濱滹沱漲嚙城址維新隄障之民保於城歌其功予續賡曰姚官庄（廣宗有姚官庄之稱）姚公隄所茇憩無斁之

姚昌籙維新子也以進士歷官吏部郎有同年友以

金私面營州守却之曰子才矣無不可以牧胡不令
名之立而以賄也且吾與子友久矣胡賄以成之玩
法以欺其君亦非吾與子之所出也典陜西試時序
試錄必諛璫籙曰臣子歸美君父義也此何爲哉遷
南都部郎與文士結社鷄鳴牛首山江峯雲樹曠然
興懷有優游卒歳之意擢淮陽兵備使疾不赴

李棲鳳李棲鵬列傳 世振 世惪 越附

李棲鳳萬歷進士初赴省試經曲沃有父老延至家言此地累鹽法公得志毋忘也後棲鳳在樞曹白當事除之令三原滸擢神木道甃城堡繕烽燉任良物官堅明約束走西彝十萬衆斬五百級省賞彝錢三十萬緡再補懷隆副使彝人以增賞未允不修職貢略邉棲鳳莅任宣布威靈乞炭悔罪詔授叅政台吉奔告宣撫軍曰我等看守邉疆為李爺好今去則無心効力矣撫使奏聞以新銜任舊職旋擢楚撫時魏

璫造生祠所在承風樓鳳不為也

李樓鵬鳳弟也以明經將除令鳳曰子年方富而在下位辱盍姑待之對曰國家多難鵬也願出而圖君窮年事筆硯雖大男子裁如嬰兒非志也遂受井陘令率其民聯伍團練助官軍聲勢績稱懋焉僅移慶陽同知爭時者呲其遇而鵬不為意甲申國變閉關高臥曰吾老矣使後嗣得君而仕身自附於聖世之巢由不亦可乎

李世振樓鳳次子授光祿署丞逆闖度河榜笞縉紳

輸餉振無可輸炮烙倄至面額焦爛膝筋骨盡脫或諷以兄弟衆何獨自苦振泣曰吾已氣息奄奄登鬼籙矣累諸弟何為語在縉紳間嘆死者之義也

李世悳棲鳳六子以進士授泌陽令遷安吉知州性喜狎侮貴人每出嫚語相訾謷有良馬郡守索之不與有讇者曰此亦無幾求郡守不可偷也盍與焉因賦塞翁失馬以自遣守聞而怒尋以聘烏程姚女劾職姚非部民蓋枉也悳好詞賦宦遊不廢吟咏歸則裒集圖書不屑事家人產索券盈門意自若也有詩

一卷曰隣園集浸淫六朝風韻與晚唐近

李越康熙舉人歷三令宰東湖時有詰盜功遇駁案力爭之長官不能奪也擢萬州牧以老歸

論曰棲鳳之撫彛也德威並用有古節度風鵬倫儲繕兵以濟國家之變臣人者不當如是耶世振篤志友愛世悳潛心風雅以質以文皆不愧大家軌範云

樊文煥韓啟泰列傳

樊文煥萬歷舉人授商南令邑蕞爾寡居人時流寇猖獗以洞鄉兵四百居守堵一夫畫未已賊至紿曰乞糴乃欲城也文煥曰岌矣今日之事有死命而無二心衆諾搁然登城以石擊賊賊腦裂石盡鑱砌石以備擊戶號人厲童婦皆協是時煥以羸弱儒生提什伯兇懼之兵疲憊之民當悍賊萬衆猝至之鋒欲守社稷而保首領難已乃日夕捍禦不以罷休就舍音嘵手拮雖蟣蝨莫能搁焉一人奮呼餘黎效死王

事適我夫復何辭於是賊勢崩觧走豫難歇而煥疾矣旋里闖渡河挾縉紳輸餉知樊貪啣孥石恨顧得而甘心焉屠腸抉眼歸死於官慟哉

韓啟泰崇禎進士授行人典黔試擢刑部主事生而癯削甘素淡以乞養歸甲申之變移山中與世長辭義不返顧建文禮書舍訓子弟奬鄉秀門徑蕭條長懷無已過其廬者不知為先朝遺老也旡咎旡譽其在斯人乎

王鼎新楊教列傳

王鼎新萬歷進士歷邢臺清苑令進主事京察歸嗣朝議以在籍不赴選者有罰謫判淮南委筦事商有輸罪錢累萬吏白之新曰非其有而取之盜也乃給商尋內遷使備兵津門督餉無乏簡舟兵緝洋盜以勞卒官中丞哭曰失吾指臂

楊教萬歷舉人為順義令歲饑拊撫有方擢知昌平州自守嚴豪強屏息裁冗費慎邊防治稱卓昌平州志云

呂雲藻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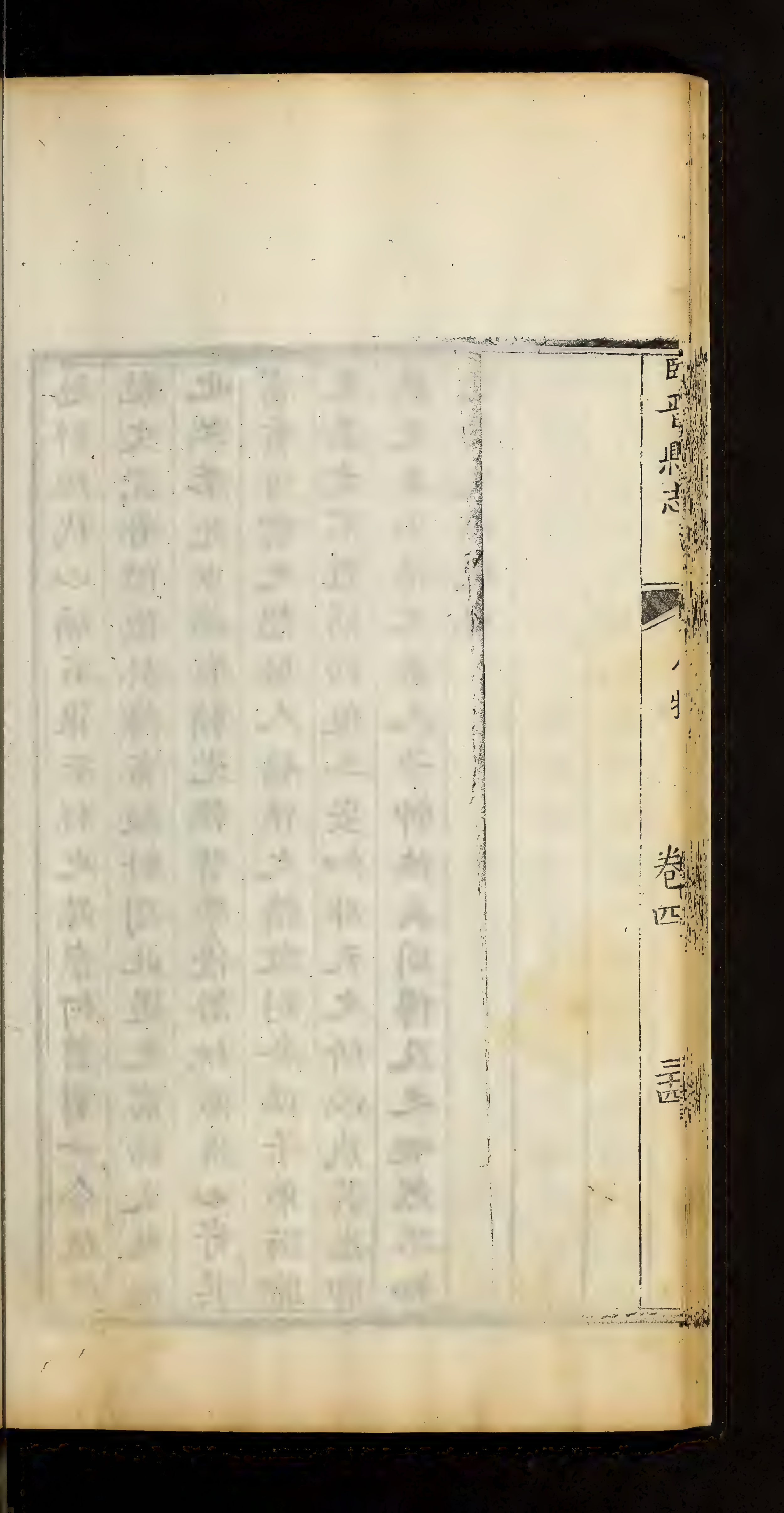
呂雲藻能書畫有孟頫風崇禎癸未進士授章邱令甲申鼎革以考績擢禮部主事乙酉充河南典試官歷員外郎中提督陝西學政攝理布按兩司事

王恭先傳

余少躭書籍赴金陵省試必舍於書肆以恣所取常致重負家有書室古槐蔭之顔曰緑槐書室登第後奔走於令今十五年矣每當風塵鞅掌時憶當年攤書雒誦𤄙跡古先意惘如也辛卯調臨晋俗重利而少書西郭王氏家多藏帙庭木交蔭皆浸浸有卷軸氣𡙇時至低徊流連恍然入夢曰此非吾緑槐書室耶問書所從來主人曰此先君子令崇明時購自金陵書肆者也俸錢盡於此矣噫予與崇明君上下數

十年耳設使並世而生皆贍於財於金陵巧相值相與罄青藜二酉之藏披檢校讐多文為富其樂何如哉崇明君名恭先以進士得河間推官改令閩以循著不久宦而歸酣嬉林泉大肆其力於詩古所著有慕適軒集慕適者慕高適之晚年為詩也予陳其集於大吏將備國史之排纂又讀恭先所為臨晉志上自星野山川以及蟲魚草木之細靡不殫心考究條晰原委使其直推而前躪庭以造其室歐曾豈遠哉抑又思恭先究心三古有博物稱宜擕華苑直史館

總辭絶代以躡石渠天祿之踪奈何欝欝一命徒使龍文虎脊倥偬於簿書敲朴間此遇之窮抑文之阨也然恭先少無宦情老猶嗜學優游枕漱得以寄其富貴浮雲之想騷人發憤之情故到今臨子弟猶膾炙其文不置窮而後工安知非天之所以成其志耶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予神往矣因傳及之嘅然不知悲喜之無從也



謝陳常姚湑列傳

謝陳常文人也臨之鄉邑學者迄今稱爲謝先生少讀書肆力於古曰浮詞俳售如傭販飾物欺人耳甲子鄉舉第三人帖書有體要百年来傳誦之以進士改編修充明史纂修官多所記注典粤東試拔其尤居鄉立社學奬掖佳士汲汲如有負嘅自俗無承學剽刼相沿甚至文義違反不自覺才難不其然乎予作邑志欲商名例敷陳疑滞臨之士君子如有遐心宜流連喟想於先生也

姚濬陳常高弟也能守師說以進士授主事歷員外郎為制藝卒近顯易無蒙俗氣近世臨邑言文章者以謝姚為最姚後代尤窶艱學而宦者不能歸櫬子孫猶以詩書世其家語曰絜瓶之智不失守器姚氏有焉

姚可棟傳

姚可棟者今所謂雲南縣尹身負官錢以死後嗣瑣尾流離不能以其殖依其先人邱墓者也可棟爲滑之子滑以耿介廉潔爲世所稱故歷任部曹家無尺椽寸土棟之赴滇也負書擔囊鮮童僕資斧之供性長者不能營其槖身死則如喪溝壑矣予爲申其狀於上乞貸官錢而其兄弟子姓猶以楄柎無歸爲予涕泣道之嗚呼悲巳

論曰皇天無親常與善人姚氏自啟英（滑之祖）能恤

其里散財給粟者三十年子完錫滑父遇盜火其室不能害完錫少時遇仇引盜火其居倉卒從後門出門絰年封扃甚固引手輒洞開得避去鄉里驚以為神人以為積善所致矣然何棟又何其式微耶意者天道可知不可知耶

焦端張維鼎列傳

由明迄今臨之筮仕者衆矣張達名在鄉賢今不知其何以祀予心悵焉讀醴泉志知焦端之爲令也朴寔中運警敏之才溫純中布嚴毅之政舊志缺如義當補之張維鼎令岐山以果毅爲民所服退歸克謹於鄉予亦嘗聞之矣其他沉没而不彰者豈少也哉

論曰人之傳與不傳或有數存於其間予於臨之賢士大夫既依往志傳之如張繼祖郭祥及焦端皆前人之傳所未及竊以爲備矣及過郭御史祠

見有碣存烏稱祥之元孫憲居官清廉仁恕以忠
得祀而亦未詳其所以姚烔深於文學其著作不
槩見予今之補前人猶願後之人有以補予也

申明王錫光列傳 劉煥高 張所聚 荆樹晉 郭復藨附

申明金人性勇敢傭事母蹻捷能行棘中有盜殺母明野卧夢母曰吾死盜矣道東南可追也亟返則母尸動奮呼衆逐道渴明曰前井衆前乃無井盜逸明眦裂臂張口吃足踊摽胷四顧殭死

王錫光明庠生以孝旌父盲舐之瞭母病不厠光自潔私糞日夕不脫帯後有劉煥高貿鰥事盲母張所聚事繼母荆樹晉事父侍疾皆與錫光類郭復藨嘗糞省親癠親喪毀而瞽尤孝之可矜者也

胡養熊樊九敖列傳 胡温 荆德志 張永陞 郭大招附

胡養熊父嗜魚養熊遠購馬忽心悸亟歸父疾矣冀日瘳孝所感也　為母蓺藥藥焚目諱於母似無恙者又有胡温荆德志張永陞皆孝子鄉人口之

樊九敖明人母病羣禱刲其股愈母今有郭大招亦為此夫夷股為孝於禮未聞而無庸苛論蓋行必稽其所敝俗之衰孝者罕矣而或過之無慮其滋之敝也

劉養德李世昌列傳

劉養德性孝歲祲負母就食於豫賊刃之刃折賊駭母呼曰殺孝子乎賊悔賙之

李世昌避賊賊執其父世昌以首觸地血被面乞代賊曰孝子也忍殺諸遺以金問何人曰庠生也

論曰二人免死得金孝所感也賊至黠悍不忍傷夫何憚而不為孝子哉

胡潭胡沚列傳李復唐 韓啟芳附

胡潭胡沚明之委巷人也失怙兄弟廬墓三年同氣益篤今有李復唐亦以廬墓聞而韓啟芳鬻子養親終喪獨寢人並稱之

論曰事亡如存禮也得之愚賤野而合諸禮矣

麻革李純夫王桂列傳

金麻革秉彝孫號貽溪子貴胄也樂恬淡務質行善屬書離辭學修聞著而閉户絕交遊殆以自隱無名為務者歟房祺編河汾諸老詩先革其於詩邃已

李純夫元人幼登進士棄官隱王官谷於貽溪構了了菴與至躧跣墟莽閒搜蒔玩景待暝而歸否則深居一室宴然嗒然或欲與緣往往無從迹之谷有白雲洞因自號孤雲子浮雲富貴斯人非耶或曰純夫

明鍊師術雲遊士也

王桂值秦晉荒徙南陽依其族以冒籍法阻應試當事欲為援桂曲避之遂歸聚徒講貫有燕說多創解初桂與平陽曹以成讀書穰城歸訪之曹沒哭奠瘞傷為樹於兆域且碣誌之噫懸劍之風邈矣

論曰自功利漸於人心其父兄師友皆以為人應爾爾舍此而甘隐沒惟學與道之謀則怪之麻華諸人功名不耀於時文章不宣於衆而孤芳獨抱有取爾焉

房居士傳

世傳張果隱中條山諸李涉晉聞多神仙怪誕之事𠻳嘻豈信然耶或曰果不赴則天召佯死意亦高人隱士托於神仙之術以逃名避世者歟明初有房居士者亦遯跡中條操行勤苦于蕭愍撫山西訪以吉凶事不答于去謂弟子曰此公不善其終是可謂先見者矣說者遂以神仙之說當之夫蕭愍以介直之性當正統多難之時其不能保其身不必待神仙而始知也智士潔身遠逝每以步虛絕粒愚人千百載

皆傳而信之嗚呼子房曼倩豈真神仙也哉

王畏佐謝廷輔列傳 王福壽以下九人附

庠生王畏佐兵備使鼎新父也帛冠芒鞋裋衣褊帶性嗜施為人納逋賦折券棄責嚴冬有負槖俟於門者佐問之槖何也曰粟也粟何也曰易衣飢乎曰飢何棄粟也曰冽曰子今粟易衣頃之衣易粟矣吾何忍哉衣衣反粟

謝廷輔明人得遺金累百俟於道永夜旦復往視有騎者奔而號輔曰此豈遺金者耶止宿予之其人曰我郃陽王德為主人營事金失則事僨願半酧子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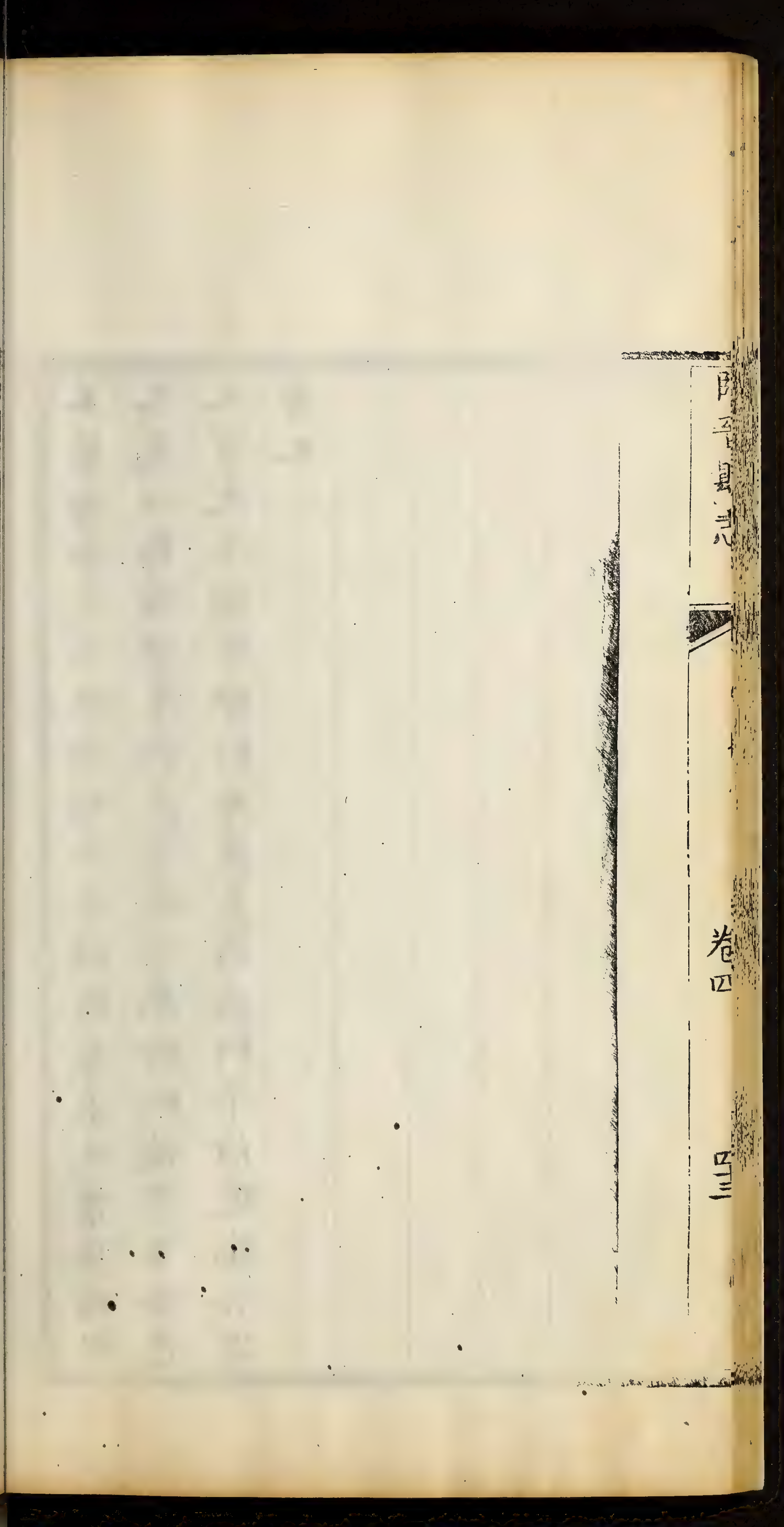
曰吾辭多而受少愚也曰我將聞諸官以表之輔曰吾舍利而攘名偽也德拜泣去正月朔旦德焚香俯伏於其門終身通好德亦良哉

王福壽明季人盜空其室有籍名而告之者曰使民起而為盜吾猶幸以全遑恤其他

王光宙萬歷庠生時大疫札瘥夭昏相籍宙設旗亭於市藥不取值得湯飲者屢不死

庠生王本厚與人坦夷康樂貧約孤寡者給以粟張天佑樊克正樊孝榮樊倫似之

王第倫恭先之孫湘緑之子湘緑學承先業第倫繼之更以節儉謹厚教其子孫予舉行鄉飲賓第倫邑人可之王闢有操行庠彦多出其門予所延爲介賓者也



王福王寅列傳

王福王寅明之甿隸也窶甚值崇禎兵荒掘地為深塹趺焉或以麋餔之不受遂兄弟偕死噫嗟來之賜謝也可食匹夫之經聖人弗取然以視世之非為身死而甘心於嘑蹴之萬鍾者則二子之死未可厚非矣詩曰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王賜級張茂天列傳

王賜級生員王以簡之曾王父也以簡來謁予稱賜級為貧人焚券數百拾遺金歸其主詢之里老亦云然

張茂天俠勇善射將市於兖安邑李友梅率十餘人裹千金遇盜茂天攘臂而前挾弓搢矢盜注視則闕矣盜逡則又闕矣曰得金者死吾矢盜棄而逸梅半酧之茂天曰盜之盜子歟我之盜盜也奚可哉或曰茂天安邑人其行事類屠沽者

汪世隆閆永和荆文貞列傳

汪世隆兄弟服賈於豫歲大祲鄉人來逃者底滯不能歸遺以金閆永和阻飢賙其里荆文貞給貧交趙地二十畝又於一柱峯置地五畝濟行人渴飲

論曰俗之重利也錐刀必盡爭之富者貸貧毫末之息不少損故終訟予於輕財祇行者雖小必録願蚩蚩者一雪此風也

傳大學傳

予於迎送往來至樊橋驛時憩文昌祠問所修曰邑令傳克欽也問誰與共曰監生傳聖傳也字聖傳乃名大學詢其平素里人曰聖傳每遇歉歲出粟貸貧人人曰賑也非貸也聖傳不責償故人以為賑將為上壽聖傳曰傷爾財歟市我惠歟不可凡邑之事有益於官與民當與復者聖傳必先之傳克欽臨人所稱良有司也謂聖傳有國士風

張大經傳 楊喬南附

張大經少學於猗氏郭九齡齡固有學行經既貢鄉年將老矣執弟子禮無間齡死齊衰往哭之哀今有楊喬南王桂弟子也桂死鮮克家子平生多著作喬南什襲之有葵書喬請脩館閣選予詢之在庠諸生皆曰喬南長者

論曰師弟為人倫之大記云心喪三年因其恩為隆殺非無服也孔子沒而門人佳歸子貢築室豈曰非禮然必其師有不可倍者故倍之不忍否則

躬自薄而厚責人乃曰天下無弟子哉

明兵部武庫司郎中成德傳

成德霍州人字元修號赤公崇禎辛未進士姚希孟所取士也與文震孟友善授磁陽令賊犯鳳陽焚陵淮撫楊一鵬匿奏吳振纓為巡按越三日奏德曰此何時耶何事耶迺發憤上書其畧云奸輔私人遍天下故盜賊遍天下災異亦遍天下自逆璫結而王恭廠雷逆案翻而盔甲廠火曾幾何時而皇陵又見告矣此撫鳳陽者何應熊之師也此巡鳳陽者何體仁之婭也尚敢舞權弄法熒聖聰哉踈入體仁剌骨恃

兗守王國賓增餉德固爭溫黨禹好善按兗賓讒之
誣德貪虐逮入京磁陽人詣闕訟寃德益抗疏詆溫
廷杖下獄其母張偵溫出擲以礫溫故苛姤日思中
之義順城破德父文桂曽為小吏死馬家盡沒德遺
戍莊浪道獎橋訪舊識荆爾植爾梃畱數日去明年
戍回僑寓臨植梃為館於所親楊氏著書講學從者
甚衆每談忠孝大義輙竪髮揚眉鼓掌大叫曰諸生
不當如是耶閱七年以詹北恒薦補如皐令旋拜兵
部主事晉郎中德見封疆多事人皆隱忍偷活復上

疏以養節義明廉恥為要語甚激切詳明史闖賊犯闕失帝所在德趨午門見尚書張縉彦出於賊以首撞其胸痛詈之俄聞帝崩奔奠梓宮於東華門外茶棚下號慟失聲觸地流血賊環刃裏之不動歸而縊其母縊妹妾皆縊贈大理寺卿謚忠毅母贈淑人

國朝賜謚介愍

賛曰千古哉大義乎臣臣也胡貳諸談節義或虛而抗个嫉枕宿險而致遂何人斯公在茲索索蹇蹇屹不移哉矢狐鉅創骸抱烏號瞑帝在指九天

而正之迆溘死其焉悔性然夫斯其所以乃

貞婦列傳叙

或曰性偏懁急女子亦能故遭逢不幸往〻甘心於死或曰太華西嶽中條南峙秉地之氣獨厚故女子能守陰禮雖食貧居賤不爲貳也

邑二說者理或然歟予按舊志及邑令所聞婦德者殊難更僕數因取事行奇絕者標白之其他則備姓氏於雜記以俟異日之採夫禮教婣於閨門坤之用六利永貞陰

禮乎陽婦法之極也有風
化之責者其可忽乎哉

貞婦列傳目次

廬江王正茂纂著　受業太谷杜昌炎
陽城李喆　仝訂

崔氏張氏列傳　附宋氏以下七人

胡氏李氏王氏列傳

高氏姚氏列傳　劉氏　曹氏　姚氏附

趙氏孟氏張氏列傳

張氏楊氏列傳

吳氏高氏列傳

閻氏樊氏周氏列傳

秦氏孟氏列傳

徐貞女傳

崔氏張氏列傳附宋氏以下七人

北魏崔氏金州刺史郭牙妻牙赴官有母氏家居養牙歿氏曰姑老而獨矣我弗諱亡是我傷姑之心也歡事之姑盡年而不知歛殯虞祔皆愼然後死之

明郃明紀妻張氏幼寡泣曰廣壙我他日祔壙成氏浴焉衣焉笄焉揥焉問者曰歸寧乎曰歸也俄死矣同舉董良德妻宋氏亦類此皆縊也

馬氏歸於衛大垣越歲夫亡娠焉子成童矣母憐其少且貧將奪志氏泣曰母憐我乎而不以禮吾死而

棄此子歟吾生而毀此節歟遂經

符氏字于鍾夫病革謂曰我死汝如何氏泣曰設子有不諱將死之以周事子夫曰有孤在撫諸鍾寬者其族之忍人也欲遣符嚮言曰符將納夫以豢子氏聞曰我娶也而人有言何以明志恚縊聞於官寬伏罪

趙斯涵妻李氏于歸六月而寡謂其母曰兒死分也然舅姑老矣終養送所不即與夫同穴者有如日以從子嗣十八年舅姑逝除經之日縊母哭曰吾知有

是矣

余達道遠服賈溺妻孟氏為養其親殯而縊

王有援妻陳氏少艾而無育夫死將自殺偵之不果

乾隆戊辰饑以廿言適舅姑而已咽糠覈夫弟婚氏

以孝勗娣婦口不絕聲若遺戒者旋自縊見者泣然

聞者慨然

孫永徽女者女也附於婦成其志也女字孟婚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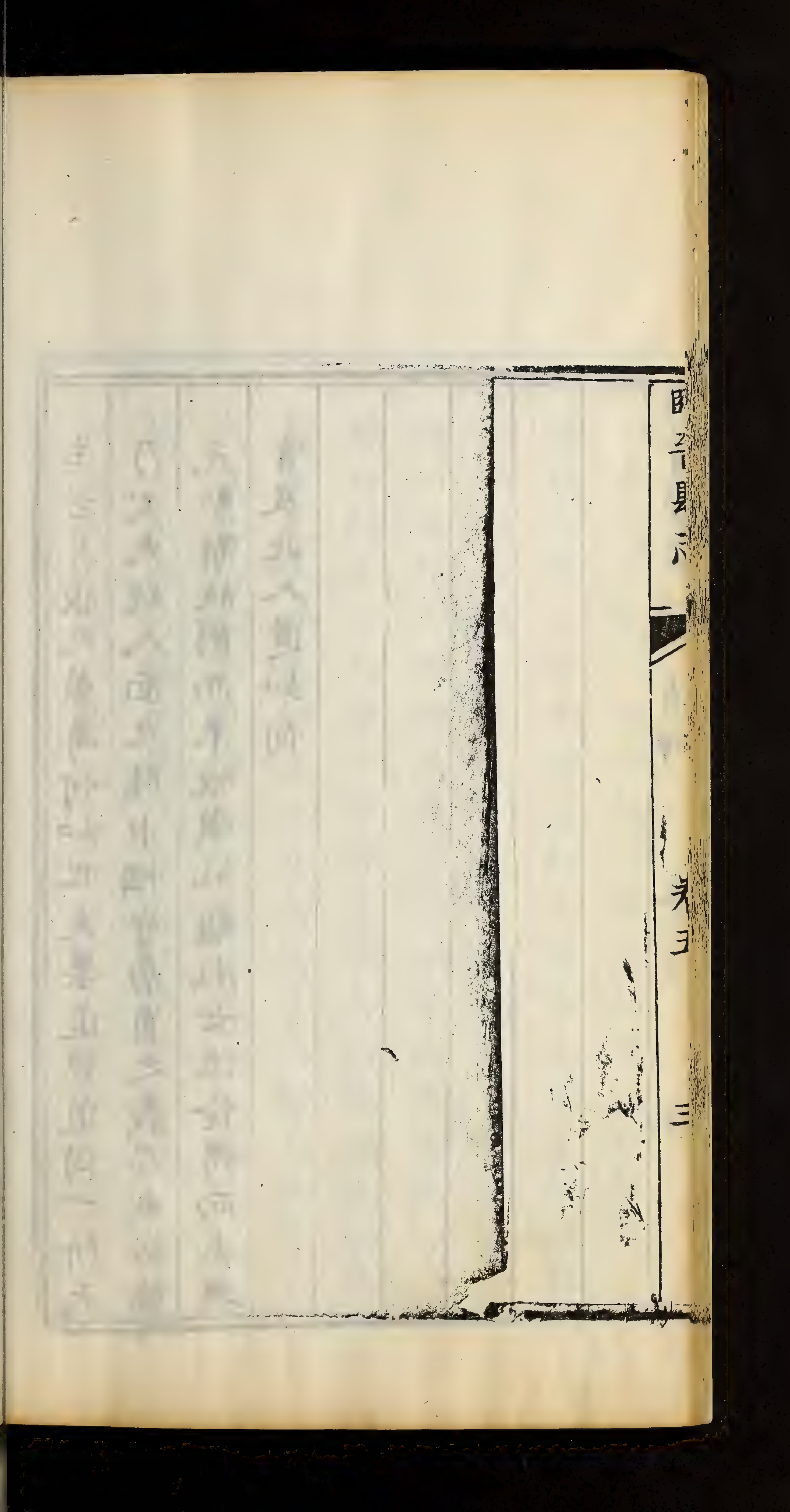
矣孟卒女寤而號寐而泣志靡他色深墨語啞啞不

成聲謂其王母曰兒病矣一柳二椿間兒死所也問

故曰夢遊此矣以慟亡袝孟還其封夢協或疑之予
曰曷疑志有之骨肉歸復於土者命也魂氣則無不
之也無不知也

論曰生死之際難矣哉嘗讀明季所紀受偽命於
闖者類多文人學士錚錚當世者所爲竊爲之反
覆嘆也嗚呼薦紳先生其賢智豈出婦人女子下
哉原其初心不過憚於一死遂以没世蒙羞然而
萬古同坵彭殤無異九原有知悔何及矣崔張諸
氏或殉而殲或憂而夭其視文人學士之悖主偷

生者身後之榮辱何如也夫妻道吾道同一所天
乃丈夫靦人面之顏巾幗守居貞之義疾威板蕩
元勳辭故國而來慨嘆仳離淑女泣伶俜而去興
言及此人道如何



胡氏李氏王氏列傳

廩生姚在陛妻胡氏子翼宸妻李氏臨人所稱爲雙烈者也聞其死也於井志在清流義已明末流寇肆虐胡李懼强暴污姑語媳也我未老汝少皆名家子也與辱盍自裁媳曰有願而未敢言也姑逝敢從以嬰寄乳媪遂溺藉其幹如生

王氏少司馬李棲鳳媳世昭妻也嫻母教達大家時闖氛甚惡氏率羣婦迤赴峨眉坡如蟻結賊至訶之驅之嗔之虎矔圓睜爇皻切忿羣婦呼號乞命氏唖

且罵賊馮怒逆曳而馳阽於崖氏曰得死所矣奮躓今過其崖者瞻巉巉也

高氏姚氏傳 劉氏 曹氏 姚氏附

高氏明卲千妻幼寡族牟產將二之氏剪面而髮矣死族懼已

楊常順卒妻姚氏嗣從子殤姑疑姚趣異而戕之也薄焉姚致毀深墨無人色姑泣曰我傷汝矣復嗣之

氏年十六張有義妻劉氏賈君升妻曹氏吳麟兆妻姚氏皆夫死毀其容

論曰女之為容以有適也無適而容其意安在高姚諸氏自毀成貞衛詩云豈無膏沐誰適為容三

復之矣

趙氏孟氏張氏列傳

明荆文朝疫及其父室皆避朝妻趙曰與喪所天寧癘予侍罔倦舅亡夫未聞傾裝殯之如喪禮

荆爾挺妻孟氏事舅姑恪夫死不苟貳挺故義士人曰夫義婦順

李淵修妻張氏孀五十餘年子大慶遠賈六載杳氏沒產求之慶至娶衛氏僅三年慶卒誓鞠孤或問之衛曰姑寡而媳他適忍乎以紝養里人倍值購之敬寡也

張氏楊氏列傳

王肅乾妻張氏值歲饑乾負母就秦食歿母豢旗丁

家氏聞日泣以賑粟易錢贖歸

馬繼秋無人勢且貧娶楊氏年十六欲改適之氏曰

命如斯胡易節今年七十餘猶女

吳氏高氏列傳

宋步旦少孤繼大小宗二妻疾不可為謂吳氏曰我死汝適乎曰否問高氏亦否乃謂其母曰高誕子吳育女恐志不同行也一撫孤足矣皆寡何為二氏泣相向曰同出而與子齊矣蹴宋氏門狗彘猶食其肉乎旦笑而瞑族有欲遺吳氏者吳氏曰抱幼女以啼於室曰我寡何罪無子又何罪亡人口血未乾而乃顛我我安歸哉其死矣舍之將遺高高以膾刀到姑格之復到姑距躍曰我在孰與遺者族有言老婦矣

之必致死二氏哭姑哭鄰有救者皆哭遂節終二氏
相親賢於姒娣

閻氏樊氏周氏列傳

富勒庄閻氏其夫及壯而夭以猶子嗣未幾復夭遺其孤則又夭媳兩世曰樊氏周氏皆節終今稱閻氏者曰王起元妻也稱王氏者曰王勤學妻也稱周氏者曰王進忠妻也予思夭死為不幸而及三世不幸孰大焉然夫以婦傳夭而不夭矣

秦氏孟氏列傳

衛積樸妻秦氏艾寡族衆欲嫁之鬻之也或曰氏堅不可以劫誘之可乎或曰誘無益也劫之易迺宵薄其室將掖之縛之納之肩輿使強暴者負之以走氏裂眦齧齒撫刃自劓其面衆遁

孟氏年二十一其夫張建森死子未歲氏兄公之妻與其娣婦疑焉使媼語之曰汝之年少也汝之子嬰也少何時老嬰何時成也用憐汝告汝氏不應以斧自墮其指耄而沒里人今呼沒指娘也

徐貞女傳

邑東郊胡登第妻徐氏邑人所稱為胡節婦者也然而非婦也女也予傳孫烈女而列之於婦者傷孫之死而得有其夫也故女而婦之也予傳胡節婦而别之為女者傷胡之生而不得有其夫也故婦而女之也女今年七十四矣尚女之乎哉曰此其所以為貞也憶去年春予延馮子東山主講桑泉書院東山者予己卯分校所得士時時為予道徐女不置蓋得自諸生口也時予以驛謁倥傯未得詳其巔末今年夏

幸稍暇將有事於邑乘以東山所云足光斯籍也訪諸紳耆士庶皆胞合爲因思古人之禮賢者過其里必式入其閭必拜如徐女者非所謂女中賢者耶遂徃拜其門一見之雖星星鶴髮而清臞矍鑠若耿介壯夫者然詢之無一語依然女子貞也其族衿士璟而語曰胡登第弱未冠弛擔遠方徐女將及笄父母隱有他意徐女愴懼而歸於胡奉舅姑唯謹以織紝易甘旨而已糟糠不厭舅姑愛而憐之亦願其不終於胡而徐誓不改久之其族人有於他省見登第者

謂之曰歸第曰無俯仰資死不歸耳為我告徐氏改適徐聞而悲之無怨語貞操如故舅姑卒喪葬俱盡禮其姊字於楊境稍裕憫其貞而貧也以田畀之以子奉之噫其姊亦賢女哉予哀其族衆之說紀於志且偹告太守觀察請旌於

朝前太守周修郡志訊其事入虞鄉並訊其夫之名予刋而正之或有欲希楊田之利以氏撫異姓子非制思媒孽其短為請旌阻徐女以其族違予曰旌不旌無所求也待瞑而已予聞而三復之曰此其所以為

貞矣初東山為余道徐女時旋以疾歸里辭進士令

是亦易所謂守貞不字者耶予向者曽寫深山坐嘯

圖以贈東山歸今並欲以徐女傳遺之



